

尚書正義

十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

西戎遠國貢大犬

太保作旅獒

召公陳戒

因獒而陳道義

**疏**

西旅至旅獒名旅者遣獻其大犬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曰獒於是太

保召公因陳戎史敘其事作旅獒傳西戎至大

犬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

傳召公陳戒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

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適豪國人遣其適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

言非一皆通道  
路無遠不服  
西旅底貢厥獒

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

四尺曰獒  
以大為異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陳貢獒之義以

訓諫  
王疏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

西戎旅國致貢其犬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

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

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

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

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

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

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

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

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辨制明

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

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

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

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

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

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

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

無所不服傳西戎至為異正義曰西戎之長

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

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

犬謂之獒旅國以大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

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迺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

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  
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  
王乃昭德之致于

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  
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

廢其分寶貝于伯牧之國時庸展親  
以寶玉分同姓

之國是用誠信  
其親親之道  
疏曰嗚呼至展親  
正義曰嗚呼

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  
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

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  
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

己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  
寶玉於同姓伯牧之國見己無所愛惜是用誠信

其親親之道也  
傳天下至華侈  
正義曰以言  
無有遠近是華夷攬統之辭釋詁云畢蓋也故云

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蓋其方土所生之物  
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締紵供服也插抽菁

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  
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鄭玄云所貴寶貝經傳者大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  
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

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  
傳德之  
至其職  
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

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  
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

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  
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

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  
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志服也故分陳以肅

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傳以寶至之道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己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踈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貴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德盛不狎侮盛德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必自

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德盛不狎侮盛德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必自

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德盛不狎侮盛德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必自

尚十一

人不至其力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

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

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斂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

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

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言物至於德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

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

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傳以虛至心矣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

以己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傳以悅至盡矣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故去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

君子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

不習珍禽奇獸不畜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

寶賈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疏不役至道接正義

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

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

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言不至度正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

去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

而德喪耳。傳在心至勤道。正義曰：在心為志，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傳遊觀至生民。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備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王如此，所以化世俗生。

尚十二

二

陳壽

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傳非此至其用。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淠，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傳寶賢至安矣。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嗚呼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夙夜罔或不勤

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

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

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

為山九仞功虧一

篲

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篲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篲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言其能信蹈行此誠

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不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

宜 **疏** 嗚呼至世王 正義曰所誠已終故數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

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

於一篲惟少一篲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失必當慎終如始以成

尚十二

七

陳錫

德政主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出世王天下也 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

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

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 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

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

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篲鄭云篲盛

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篲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篲古語云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慢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篲故



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也。直且日，無逸。篇文傳言其至宜矣。正義曰：此摠結上文信蹈行此誠。

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

不受人言，敘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

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

商，慕義來朝。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威德以

命，巢二。疏：巢伯至巢命，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

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敘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殷之至來朝，正

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

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

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傳芮伯至巢二，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

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

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

欲人開之。金縢，遂以所藏。疏：武王至金縢，正義

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

尚十二

八

徐願

之書自納金滕之匱乃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為請至開之正義曰經云金滕之匱則金滕是匱之名也詩述報弓之事云竹閉緝滕毛傳云緝繩滕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滕為緘王鄭皆云滕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滕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鑠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金滕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言周公得反史官美大

尚十二

九

陳保

其事故敘之以為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強

陳保

武王有疾不悅豫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

可以戚我先王

穆勸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勸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

近我先王相順之辭

公乃自以為功

周公乃自以為三

壇同墀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墀除地於中為三壇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立壇上植對三王植

辟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辟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

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誓告謂祝辭

疏

既克至文王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

也王有疾病不悅豫不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當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為己事除地為壇壇內築壇為三壇同壇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辭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伐紂至悅豫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紂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傳穆敬至之辭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淮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去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

尚十二

十

陳

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去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傳周公至已事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己事者周公位居家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傳因大至三壇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池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

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墀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傳立壇至三王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傳辭以至祝辭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相圭知周公秉相圭又置以為贄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

危虐暴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

代某之身

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欲

尚十一

十一

陳保

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

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乃元孫

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

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

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

嗚呼無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今我即命于元

龜

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

爾之許我我其以辟

與珪歸俟爾命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

爾不許我

我乃屏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疏**

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其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太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且代發之身令且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伎藝又不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且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且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無不勗而畏之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勗而畏之

尚十二

十二

陳

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不許我爾之命許我使卜得言兆且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言發死而且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史為至虐暴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物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

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逐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秦誓牧誓王自稱者今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傳太子至世教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且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子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為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嘿爾視其獻歆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

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傳我周至之意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今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之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傳汝元至以死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乃卜三龜一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

啓筮鬮見書乃并是

吉

三兆既同吉。開筮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北曰

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

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公歸乃

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

差也

疏

乃卜至乃瘳。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

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筮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

尚二

古

亦

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

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滕

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習因至而吉。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

為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之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

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摠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

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傳三兆至是吉。正義曰：鄭立云：筮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

今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北書管也然則占  
北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  
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  
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  
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傳公視至  
必愈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  
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聲  
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  
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  
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  
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  
文同故引以為證耳傳言武至周道正義曰  
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  
之愈言天與三王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  
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

卷十一

十五

類

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  
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  
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  
可示諸世人故藏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于金縢之匱耳

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  
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

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  
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

也稚子成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辟法也告召公大言我不以法法  
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周公既告二公  
遂東征之二年



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

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疏**武王至誚公正義曰周

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

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

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

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

尚十二

十六

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武王至

成王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

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

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

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

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

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

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傳三叔至成王正義曰殷法多兄工

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  
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  
共叛爲罪重耳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

傳周公至此得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  
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

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  
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

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  
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

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  
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傳成王至未敢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  
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

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  
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

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貶遺  
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改在周

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立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  
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

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  
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

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秋大熟未獲  
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

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皮弁質服乃得周

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所藏請命冊書本二公

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

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百執事

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下

本欲劾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冲人弗及知

言已幼童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

今天動威以

彰周公之德

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

惟朕小子其新

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

者逆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

盡起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二公命邦人凡六

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木有偃拔起而

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

**疏**

秋大至大

熟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

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

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劾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

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

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威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二年至之

異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

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傳風

災至大恐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

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

尚二

九

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傳二公至請命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

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

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

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傳史百至恨辭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慮

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

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傳周公至之宜正義曰公之東征

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迎者改過

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

象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

遊豆是國家禮也。傳郊以至之是。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傳木有至見之。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 大誥第九

###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周

### 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相謂攝政黜絕也

大誥 **疏** 武王至大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天下，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

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傳三監至叛周 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摠舉諸叛

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

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

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

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傳相謂至天下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

尚十一

二十一

余未

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自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其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大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大誥陳大道以誥天正義曰此陳伐叛之非眾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己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踈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

意故躬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王若曰猷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告天下眾國及

於御治事者盡及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言周道不

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延洪惟我幼冲人

凶害延大惟累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士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

故使叛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猶不能況其

有能至知天命者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

往求朕攸濟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往求我所以

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濟渡言祇懼

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予不敢

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

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遣我大寶龜疑則卜之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



尚十二

二十三

余

至即命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眾國及於眾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欲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令我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

尚士

二十三

未

周公至及之正義曰序云柝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

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眾國也鄭王本猷在誥

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

眾國於文為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

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傳凶害至之意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

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

又



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 正義曰 嗣訓繼也

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 十世

三十 十年七百 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 正

義曰 民近而天遠 以易而況難 天子必當至靈 至

靈 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 明其不知天命 自

責而謙 傳前人至任重 正義曰 成王前人故

為文武也 以涉水為喻 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

行天子之政也 文武有大功德 故受天命 又當布

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 陳行天子之政 又陳文

武所行之事 在此不忘大功 大功 太平之功也 言

己所任至重 不得不奉天道 行誅伐也 傳天下

至四國 正義曰 王者征伐刑獄 象天震曜 殺戮

則征伐者 天之所威用 謂誅惡是也 天有此道 王

者用之 用之則開 不用則閉 言我不敢閉絕天之

所下威用 而不行之 既不敢不行 故討伐四國 傳

安天至可運 正義曰 紂為昏虐 天下不安 言

文王能安之 安天下之王 謂文王也 遺我大寶龜

者 天子寶藏神龜 疑則卜之 繼天明道 就其命而

行之 言卜吉則當行 不可違卜也 所以大寶龜能

得繼天明者 以天道玄遠 龜是神靈 能傳天意 以

示吉凶 故疑則卜之 以繼天明道 鄭 曰有大艱

玄云 時既卜 乃後出 誥故先云 然 曰有大艱

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 越茲蠢 曰語更端

大難於京師 西土人 殷小腆 誕敢紀其斂 言

亦不安 於此蠢動 天降威 知我國有疵 言

後小腆 腆之祿 父大 天降威 知我國有疵

敢紀其王業 欲復之 民不康 曰予復反

天下威 謂三叔 流言故 民不康 曰予復反

祿父 知我周國有疵 病 今

鄙我周邦 祿父言我殷當復 欺惑東國人 令

不安 反鄙 易我周家 道其罪 無狀 今

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

寧武圖功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

立其功言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大事戎人

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疏曰有至并言正義曰上言為

之罪更復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難於西

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

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

然之祿父大敢紀其工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

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

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

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

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

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義佐我周於是用

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

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

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

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眾使知也傳曰

語至蠢動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

尚十一

二十五

朱明

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

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難故言作大難於京

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

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

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傳言殷至復

之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

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立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

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工業經紀王業

望復之也傳天下至疵病正義曰王肅云天

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

正義曰王肅云天

正義曰王肅云天

正義曰王肅云天

正義曰王肅云天

正義曰王肅云天

正義曰王肅云天

正義曰王肅云天

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傳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册

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

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傳

今天至先應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

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

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

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傳大事至為美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

尚十二

二十六

陳作

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

習吉是言并吉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其休也與孔異矣

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眾士御治事者言謀

及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逋播臣用汝眾國往伐殷爾庶邦君越庶

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眾國上下無不反

敘其情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四言

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越予小子考翼之過自責不能緩近以及遠

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於我小子先卜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

則王室有害

**疏**

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故宜從卜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眾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

我惟與汝眾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

也汝國君及於眾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

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

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推在我天子

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今汝難

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成

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

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

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

尹正也請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无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

**疏**

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故宜從卜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眾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

我惟與汝眾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

也汝國君及於眾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

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

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推在我天子

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今汝難

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成

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

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

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

尹正也請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无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

**疏**

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故宜從卜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眾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

我惟與汝眾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

也汝國君及於眾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

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

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推在我天子

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今汝難

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成

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

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

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

尹正也請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无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

**疏**

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故宜從卜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眾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

我惟與汝眾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

也汝國君及於眾治事者无不反我之意相與言

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

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推在我天子

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今汝難

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成

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

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

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

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

尹正也請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

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摠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无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亦无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

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官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傳於我至從卜正義翼訓敬

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

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小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

征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

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予動天下使無妻无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

艱難於我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言不得已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

施義於汝眾國君臣綏予曰無比必于恤不可不上下至御作事者

成乃寧考圖功汝眾國君臣當安勉哉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

祖聖考文武所謀之肆予冲至圖功正義功責其以善言助之曰汝等有難征之意

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

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

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士之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

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

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我周至得已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己以養天下故我周

家為天下役事，摠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傳言征至事者，正義曰：「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眾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傳汝眾至之助，正義曰：「緩安也。」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眾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今我無憂，四國眾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眾國反已，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已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尚十二

三九

陳保

茲命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用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

王鳴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人

之基業言卜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不可違也

爾知寧王若勤哉特命父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

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文明天閔咨我成功所予

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闕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

我不敢不極盡文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所謀之事謂致太平

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天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斐忱辭其考

我民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予曷其不于前

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天亦

惟用勤罔忘我民若有疾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

已去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疏已予至丕基正義曰既敘眾國之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與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

之尚十二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言不可違也傳人獻至文王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王

曰爾至休畢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眾曰汝惟父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

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眾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

王王

王王

王王

王王

王王

王王

王王

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河敢不於前

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

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闕慎至

太平正義曰闕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

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

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

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傳

言我至民矣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

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化誠辭為

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傳天

亦至去之正義曰亦者亦同之義也君民共為

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

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傳天欲

至畢之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

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

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正逆亂之賊周公

尚十一

三十一

類

重兵慎戰丁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心

寧以勸民耳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

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以作室喻治政

乃不肯為堂基况肯構立屋厥父苗厥子乃弗

肯播矧肯穫又以農喻其父已苗耕其田其

厥考翼其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其父

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肆予曷敢

不越印救寧王大命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



文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

勸弗救

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心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

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疏**

王曰若至弗救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正義曰子孫

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營

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况肯構架

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

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况肯收穫乎其此作

室治田之父乃是勸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

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

尚十二

三十一

業

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為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

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

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印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印為惟但印之為惟非是正訓觀

孔意亦以不印為惟義也傳又以至獲乎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

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

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獲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

傳其父至棄之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

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傳若兄至大故正義曰此

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謂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

御治**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於天輔誠。

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惟大為難，謂三

尚十二

三十三

朱

步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王曰：嗚呼！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眾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

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

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

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

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

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

克之効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良才夫用知天命故也。傳於天至叛乎。正義曰：於

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

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傳惟大至不易。正義曰：以下句

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

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

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

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予永念曰：天惟喪殷。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若稽天子曷敢不終朕畀。稼穡之夫除莠，若稽天子曷敢不終朕畀。苗我長念天亡殷。

尚十二

三十四

順

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壘，畀乎言當滅殷。天亦惟休于予。

寧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

何其極。卜法敢不。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於從言必從也。

卜并吉。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肆朕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卜以

吉之故，大以汝眾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疏：予永

卜北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疏：至若

茲，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

然，我何敢不終我壘，畀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

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  
所有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  
况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  
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  
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天亦至必從正義曰  
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  
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  
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  
乎言必從文王卜也傳循文王至不從正義曰  
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  
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  
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况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  
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  
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况今卜三龜皆吉  
明不可不從也傳以上至不勉正義曰天命  
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言而  
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尚十二

三五

李訓

###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一名禄父

命微子啓代

殷後

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

作微子之命

封命之書

**疏**

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

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啓知至湯後正義曰啓知紂

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

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辭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  
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  
軍門內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  
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  
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  
轡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  
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  
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  
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  
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  
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今為湯  
後使祀湯耳微子之命稱其本爵疏微子之  
不繼紂也義曰今寫命書之辭以為此王若曰猷殷王元

尚十一

三十一

修

子微子帝乙元子故惟稽古崇德象賢考

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言之

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賓于王家與國咸

休永世無窮為時王賓客與時嗚呼乃祖成

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大天眷顧湯佑助之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撫民以寬政放功加于

時德垂後裔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爾惟

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汝微之言能踐湯德又有善譽昭聞遠行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

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

**疏**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微子

至稱之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

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

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傳言二

至三統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于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

身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同八以日五為三

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

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

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

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曰篤不忘正義曰僖

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

為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夏

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於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

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

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德往臨人布汝教

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

**疏**

慎乃服命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

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勢之本弘乃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弘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大汝烈祖成湯

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

世世享子德

萬邦作式

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俾我

有周無斁

汝出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美政無廢我命

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

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冬生一

壟而合為一穗

獻諸天子

拔而貢之

王命唐叔歸周公于

東

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

作歸禾

**疏**

唐叔至歸禾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

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

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唐叔至一穗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右傳云叔父唐叔成

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

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主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為說也傳異畝至封晉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滕之後也王啓金滕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滕之後喜得東土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事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尚二

三十九

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作嘉

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疏正義曰周公至嘉禾

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叙其事作嘉禾之篇傳已

得至稱君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未以為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

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傳天

下至下二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

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

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尚三

